

清涼傳

廣清涼傳卷中

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妙濟大師賜紫沙門

延一重編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天女三時姑九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佛陀波利入金剛窟十二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神英和尚入化法華院十四

道義和尚入化金閣寺十五

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十六

亡身徇道僧俗十七

州牧宰官歸信十八

高德僧事跡十九

菩薩化身為貧女八

大孚靈鷲寺者九區歸嚮萬聖修崇東漢肇基後魏開拓不知自何代之待每歲首之月大備齊會邀迓

無間聖凡混同七傳者有貧女遇齊赴集自南而來
凌晨扃寺携抱二子一犬随之身餘無貲剪髮以施
未遑衆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許可
命僮與饌三倍貽之意令貧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
當與僧勉強復與女曰我腹有子更須分食僧乃憤
然語曰汝求僧食無厭若是在腹未生若為須食叱
之令去貧女被訶即時離地倏然化身即文殊像犬
為師子兒即善財及于闐王五色雲氣靄然徧空因
留苦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是吾超三界却
被阿師嫌菩薩說偈已遂隱不見在會緇素無不驚
嘆主僧恨不識真聖欲以刀劍目衆人苦勉方止尔

後貴賤等觀貧富無二遂以貧女所施之髮於菩薩
乘雲起處建塔供養聖宋雍熙二年重加修飾塔基
下曾掘得聖髮三五絡髮如金色頃復變黑視之不
定衆目咸觀誠叵思議遂還於塔下藏瘞即今華嚴
寺東南隅塔是也

天女三昧姑九

古德相傳云有天女三昧姑者亡其年代自云大聖
命我居華嚴嶺囑曰汝宿緣在此宜處要津行菩薩
道接引群品資供山門我亦照汝又與一鉢供養令
汝經年不飢不渴遠近人間弘奉供施者如市姑乃
募工營建精宇不日而成躬詣鄉小化人米麩身自

背負以充供養川陸之人迎施者唯恐在後遊臺黑白之衆供億無筭姑自負重一石輕疾如風復加一石亦無困躓厥後諸廩豐實用之不竭一日巡祀者衆弟子白曰菟飯盡矣姑曰何以妄語持漣具攬之飯即盈滿供給無尽他物所須大率如此四方巡祀者欲求見大聖來請於姑姑言但至誠竭慮焚香求請即見金色及一萬衆種種光明依言如願至貞元三年二月十五日忽謂門徒曰吾化緣方畢今可歸天汝依吾誠无令斷絕語訖而去是日祥雲映谷天樂響空異香氤氲弥漫林壑群鳥歡噪百獸鳴吼有吉祥白鶴籛旋經日而去門徒無主衆等咸依師囑

供養不絕

安生塑真容菩薩十

大孚靈鷲寺之北有小峰頂平無林木巋然高顯類
西域之鷲峰焉其上祥雲屢興聖容頻現古謂之化
文殊臺也唐景雲中有僧法雲者未詳姓氏住大華
嚴寺每惟大聖示化方無尊像俾四方遊者何所瞻
仰乃繕治堂宇募工儀形有處士安生者不知從何
而至一日應召為雲塑像雲將厚酬其直欲速疾二
生謂雲曰若不目覩真像終不能無疑乃焚香懇啓
移時大聖忽現於庭生乃欣踊躡地祝曰願留食頃
得盡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後心有所疑每一迴顧未

嘗不見文殊之在傍也再募功畢經七十二現真儀方備自是靈應昭響遐迩歸依故以真容目院焉

聖宋太宗皇帝踐位神武天資克平偽主重恢宇宙再造生靈故得像教弘隆靈峰更弊初遣中使詣五臺山焚香虔祝特加修建太平興國之五年四月十五日敕使臣蔡廷玉內品楊守遵等詣五臺山菩薩院與僧正淨業同計度修造事及同部轄工匠等并勅河東河北兩路轉運給五臺山菩薩院修造費用至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張廷訓等奏修造功畢

皇帝先自下西蜀後於興國二年丁酉歲勅於成都府寫造第五大藏金字經一藏至八年癸卯歲七

月五日 勅內臣安重誨監送訖五臺山菩薩院安
置每歲度僧五十人 真宗皇帝御宇景德四年特
賜內庫錢一萬貫再加修葺并建大閣一座兩層十
三間內安真容菩薩賜額名奉真之閣歲遣內臣詣
山設齋供養自是層樓廣殿飛閣長廊雲日相輝金
碧交映莊嚴崇奉邇逾前代矣 仁宗皇帝繼 祖
考之不業典儒釋之大教屢遣中使齋供詣山每郊
裡祀畢道場設齋供養寶沅之屬多出禁掖慶曆八
年春三月 勅遣內侍黃門謝禹圭送寶冠一戴先
是慶曆至皇祐三年 朝廷三次遣使頒降 太宗
真宗 仁宗皇帝三朝 御書凡一百八十軸并天

竺字源七策後有山門僧守法慧順綰於瑞相殿北
重建大閣一座兩層凡一十三楹於上層置斗官公
布中楹安盧舍那佛像四周造万聖像彫刻彩繪備
極工巧嘉祐二年丁酉歲 勅遣入內侍省黎永
德送御書飛白寶章閣牌額一面詣真容院於三月
二十二日安掛閣上若匪 皇上留心聖教注想靈
峯則何以屢錫寶嚴躬洒神翰况太宗朝舊勅山寺
土田盡蠲租賦自古 朝廷崇尚廷立伽藍廣度僧
尼除免差役何止一端所以北齊數州之傾俸有唐
九帝之迴光者歟 牛雲和尚求聰明十一

僧牛雲者鴈門人也俗姓趙氏童蒙之歲有似癡蠢

父母送之黌堂

也臺

都無記覽之意獨見僧尼擎跣作

礼年十二其親送之

也

華嚴寺善住閣院出家礼淨

覺為師每令汲水拾薪衆皆譏其庸飢年滿受具殊

無誦習洎三十六歲季冬月乃發志誠內自惟忖曰

我見人云臺上每有文殊現身我今跣足而去若見

文殊唯求聰明學誦經法時方雪寒心死退憚先至

東臺頂忽見一老人然火而坐雲問曰如此雪寒從

何方而來老人曰吾從川下來雲曰為何道上全無

腳跡老人云吾從雪前來復詰雲曰師有何心願冒

雪跣足而至豈不苦也雲曰吾雖為僧自瑯蒙飢不

能誦念經法老人曰來意若何曰求見文殊菩薩惟

乞聰明老人云奇哉老人又問此處不見文殊菩薩
更擬何之雲曰更上北臺老人曰吾亦欲去雲曰同
去得否老人曰請師先行雲乃遊徧臺頂告別老人
向西而去至暮方抵北臺亦見老人然火而坐牛雲
驚疑謂老人曰適向東臺相別吾先來何為老人已
至老人云師不知要路所以來遲雲雖承此語心謂
只此老人應是文殊師乃禮拜老人曰吾是俗人不
應作礼雲但設拜情更不移良久老人云候吾入定
觀汝前身作何行業而闍訖也老人纔似閉目遽即
語曰汝前生為牛因載寺家藏經今得為僧從牛巾
來因闍訖尔於龍堂邊取一饅來與汝斫却心頭淤

肉即明決也雲遂依言向堂邊果得一鑊度與老人
老人曰汝但閉目候吾令汝開眼即可開之雲依教
似覺當心被斫身无痛苦心乃豁然如暗室中遇明
燈若昏夜之吐日月老令開眼師目既啓即見老人
化文殊像語雲曰汝自今已去誦念經法涉歷耳目
无忘失也於華嚴寺澗東院有大因緣無得退轉雲
乃不勝悲戀伏地而礼未舉頭須菩薩已隱師即下
山肢体輕便習誦經典眼見耳聞无不揔持矣來年
夏五月遶育王塔行道念經至夕二更初修見真光
一道從北臺頂連瑞塔基久而不散於光明中當閣
上現閣一座光色煥爛前有牌額題金字云善住之

閣師乃憶菩薩所授之言依先中所現之閣而建置
焉至唐明皇帝開元二十三年師年六十三夏蠟
四十四無疾而終

佛陀波利八金剛窟十二

佛陀波利者唐言覺愛北印度罽賓國人也以身徇
道徧觀靈跡聞文殊師利在五臺清涼山遠涉流沙
躬來禮謁以唐高宗大帝儀鳳元年至臺山南陟思
陽嶺見林木干雲景物殊勝內心快懌五躰投地自
山頂礼曰如來滅後衆聖潛靈惟有大聖文殊師利
於此山中激引群生教諸菩薩波利所恨生逢八難
不睹聖容遠涉流沙故來礼謁伏乞慈悲普覆令觀

尊儀言已悲泣淚流向山頰礼礼已忽見一老人從
山中出來作娑羅門語謂波利曰師情存慕道追訪
聖跡不憚劬勞遠尋靈異然漢地衆生多造罪業出
家之士亦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经能
滅衆生惡業未知師將得此经來否波利報曰貧道
宜來礼謁不将经來老人曰既不将经徒來何益縱
見文殊亦不識師當却迴取此经至流傳斯土即是
徧奉衆聖廣利群生極濟幽冥報諸佛之恩也師如
取得经本來第即示師文殊所在波利得聞此語不
勝喜躍遂裁柳悲淚至心礼拜舉頭之頃不見老人
僧大驚愕倍更虔誠畢志捐生復還西域求佛頂尊

勝陀羅尼經至永淳二年迴至長安具以上事聞奏
高宗大帝遂留經入內請日照三藏法師及良勅司
賓寺典客令杜行顓等共譯唐本勅賜絹三千疋經
遂留內中波利泣奏曰貧道捐軀委命取經來意願
普濟群生救拔苦難不以財寶為念不以名利關懷
請還經本流行庶使舍靈同益帝遂留新翻之經還
僧梵本乃將詣西明寺訪得通梵語唐僧順正奏共
翻譯帝可其請波利遂對諸大德與順正譯訖波利
持本再至五臺山相傳八金剛窟于今不出僧順正
等具波利所述聖誨序之經首耳

無著和尚入化般若寺十三

僧無著者姓董氏溫州永嘉人也天姿穎拔毅然不
群受自童蒙波疑成性年十二依本州龍泉寺大德
猗律師出家誦大乘經數十万偈唐天寶八年以業
優得度二十一歲始紹師業首習毗尼因詣金陵牛
頭山忠禪師叅定心要厲節無虧寸陰不捨研窮理
性妙契本源忠謂師曰汝志性聰敏宜自開發衆生
與佛元無別心如雲翳若除虛空本淨無著言下頓
開法眼東山秘旨有所歸焉雖道無不在而境勝易
從遠詣臺山志求大聖大歷二年正月發跡浙右夏
五月初至清涼嶺下時日暮倏見化寺鮮華絕止因
扣扇請入有一童子名胸肱者啓出應無著請童子

入白寺主以皆夜寓宿童子得報迺無著入主僧寘
接如人間礼問曰師自何來無著具對又曰彼方佛
法何如荅時逢像季隨分戒律復問衆有幾何曰或
三百或五百無著曰此處佛法如何荅云龍蛇混跡
凡聖同居又問衆有幾何荅云前三三與後三三無
著乃良久無對主僧云解否荅云不解主僧云既不
解速湏引去無宜久止命童子送客出門無著問曰
此寺何名荅清涼寺童子曰早來所問前三三與後
三三師解否曰不解童子曰金剛背後尔可覩之師
乃迴視化寺即隱無著愴然久之即說謁曰

廓周沙界聖伽藍

滿目文殊接話譚

言下不知